

爷叔们

格算师

路明

的。再复杂的加减乘除，按几个键就行，比算盘好使多了。他告诉父亲，他就要这个，计算器。

有了计算器，他顺理成章承包了农场的小卖部。小卖部卖酒，卖肥皂，卖卫生纸，卖油盐酱醋。忙起来也辛苦，好处是没人管。他挺高兴。这期间，女儿呱呱坠地了。

几年后，农场顺应时势，成立外贸科，他便干起外贸。在当地收购党参、山参、木耳、猴头菇、南瓜子，各种叫得上叫不上名字的草药，去哈尔滨、大连找渠道，出口苏联和南朝鲜。南朝鲜人顶喜欢蛤蚧油，也叫雪蛤膏，大朝安岭特产，收购价六十块一斤，能卖两百。鹿茸分花鹿和马鹿，花鹿茸贵一点，收来三十块一两；野生猴头菇，二十来块一斤，都是抢手货。那几年，他过得挺滋润。出差卧铺宾馆，一天三顿报销，顿顿有肉有酒。农场分了房子，带个大院，养三头猪，十几只鸡。油坊有熟人，隔几天送来榨油剩下的豆饼，是上好的饲料。平时喝的酒，炒菜用的油，吃的豆腐和粉条，都不用花一分钱。他终于过上了猫冬的日子。铁锅里咕嘟着酸菜和血肠，媳妇端出醋和饺子，屋外大雪纷飞，他盘腿坐在炕上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
回上海的插队写信来，谁进了工厂，谁考上大学，谁读了夜校，谁打算出国。折腾啥呢，他想。邮递员说，一看到邮编20开头，就知道是他的。他想起那，他是这农场唯一的上海人了。

那天他喝多了，回来拉着媳妇念叨。你说咱俩，他攥着媳妇的手，一辈子在这农场呆着，不愁吃不愁穿，挺舒坦。闺女在这，念几年书，找个男的，后半辈子围着锅台转，就废了。他眼圈红了，我废了没啥，闺女不能废。媳妇问他，那你说咋办。他说，回上海，把闺女带回去。这个地方不要了。啥都不要了。

回到上海，首先面对的是住房难。父母已经去世，留下一间二十几平米的房间，外加阁楼，三兄弟分，住九口人。他发挥精打细算的本事：楼梯拆掉，改搭在外墙，省下的面积放进一只五斗橱；阁楼抬高，斜顶改成平顶；打一排顶柜，桌椅全换成折叠式。早上起来，地铺一卷，收进顶柜，拾掇得清清爽爽。夜里，帘子一拉，就是三家人。

他没上海户口，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就在弄堂里卖大米。附近退休工人多，他提供送货上门，价细比国营粮油店贵一点。一百斤大米，一口气扛上六楼，赚十块钱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天跑四五回，累得直不起腰。每年秋木耳上市，他让老乡寄一些过来，加几块卖，也能赚点钱。

插队来看他。家里没地方坐，几个男人站在楼下吃香烟。他拍他肩膀，小格算，你说，这回格算不格算？他笑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

女儿考上高中，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，也算继承父业。他对女儿最不满意的一点，就是成天忙工作，满世界跑。难得休一天假，不好好在家呆着，不是逛展，就是看啥话剧。三十大几的人，不恋爱，也不肯相亲。没法劝，他苦着脸，随她去吧，她自己开心就好。

六十岁那年，他和媳妇回了趟农场，办退休。这里是松嫩平原的尽头，麦浪金黄，涌向远方。他告诉媳妇，四十三年前，他们这群知青刚下火车，便遭遇了一场九月风雪。他肩头落满雪花，望着这白茫茫的天地，有点想哭，想想还是算了。

东坡一生，故事太多。我最喜欢的一则出自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：

陆游听吕商隐说，东坡兄弟分别被贬南迁，一个谪居海南岛，一个谪居雷州半岛，相遇于梧州、藤州之间，“道旁有鬻汤饼者”，路边有卖面条的，“共买食之”，结果面条“粗恶不可食”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苏辙就先不吃了，“置箸而叹”。在弟弟叹气的时候，“东坡已尽之矣”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九三郎，尔尚欲咀嚼耶？”

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，小的事情确实容易成为导火索，影响心情。东坡“不欲咀嚼”，呈现出昂扬的斗志和生命智慧。这则故事打破了东坡是美食家这样的刻板印象，或者也不妨说，丰富了美食家这一印象。

陆游最后记道：“秦少游闻之，曰：‘此先生“饮酒但饮汤”而已。’”谓东坡不解酒味（也许还有别的意思，但基础意思是这个），也是来补充“美食家”形象的。

东坡“美食家”之意，该是吃啥都觉得美。《双红饭》记黄州时事：“今年收大麦二十余石，卖之价甚贱。而糗米适尽，乃课婢婢煮以为饭。嚼之，啧啧有声，小儿女相谓，云是嚼虱子。日中饥，用浆水淘食之，自然甘酸浮滑，有西北村落风味。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，尤有味。老妻大笑曰：‘此新样二红饭也！’”其所咀嚼的，大在食物之外。

但他好吃，是无可否认的；贪游，也是无可否认的。喜欢四处游荡名山大川，并喜欢与人结交、相互攀谈，实在没的说，就讲鬼故事。但我发现他比较轻视睡觉，是个“轻睡派”。

文人雅士给人的刻板印象是放纵、闲适，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。夏夜热于石板，冬夜赖在被窝，拥炉对火，出半臂执杯，放落醒梦间。近见人记述，袁克文就是白天不起床，有人求书，他就仰面躺在被窝里，旁

我老家在安徽省固镇县垓下村，是“霸王别姬”的地方，过去我们村子传统的姓只有毕、姜、赵几家，我们丁姓明朝时从山西大槐树迁来。这几姓已经成了小户人家了，姓毕的更仅剩下一家。

我想说的是毕姓人家的一些陈事。我读小学时，每天吃完早饭背着书包上学，总能遇到一位胡子拉碴的大爷，穿了双劳保鞋，健步如飞，走着走着，突然猛一转身、停住，嘴里胡乱地骂着什么，双手卡腰站了一会儿，又继续往前疾走，再一个猛转身，嘟嘟囔囔的听不清他叨咕啥。觉得这个人行为蹊跷，怕是疯子，让我从内心里有点怕他。后来问阿爷（父亲），阿爷告诉我他叫毕阳光，是个有本事的人，说他领悟能力强，有无所自通的能力。有次，我去小伙伴张富侯家玩，毕阳光也在，中午富侯爸爸侯计友招待阳光，我清晰记得有一盘菜是豆干炒猪耳朵，特别香，搁了不少花椒，一中午他们一家觥筹交错，十分热闹，我和富侯吃了点耳朵，吃完了还想吃，锅里没了——觉得这一生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那次豆干炒猪耳朵。毕阳光喝完酒，哼着小曲走了，富侯爸爸送了好远，两人有点情



七星公园（版画）张靖

投意合的意思，嗯，聊得来，开心。毕阳光哼的是《知音》的旋律，快步如飞，旋即消失。富侯妈妈说：“盛了一碗米饭，一口没吃，唉，这怎么管呢。”毕阳光就是这样不拘小节的人，喝酒的人还要吃饭？

阿爷说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二十多岁的毕阳光退伍回乡，轰动了我们整个小山村。我们村在“泗五灵固”四个县交界处，有“鸡鸣四县闻”之说，退伍军人亦属响当当的人才。他从部队里带回一台矿石收音机，引来了很多村民围观。阿爷讲阳光退伍的事时，还能清晰记得当年的情景。“毕老褛的儿阳光当兵退伍了，真牢害（厉害），几根铁条缠的东西会唱歌。”毕阳光因为那台矿石收音机，在那个年代没少惹麻烦，被某些人扣上“偷听敌台、里通外国”的帽子，受尽折磨，精神错乱，留下了后遗症。他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，每天早上他起得很早，天刚擦亮，他在村子里已逛了好几圈，一年又一年，坚持不断。

一天早星子，他拿着口琴，吹着流行歌曲《雨中即景》，吹完了《雨中即景》又来了首张行的《迟到》，您甬说，阳光还挺赶时髦的，“与时俱进”

这个词那时还没出现，就是时髦。仔细一瞅，他和别人吹口琴也大不相同，他把口琴的高音放在左边，低音放在右边，吹奏时，是从右向左吹的，边吹边用舌头吐气打着节奏。这点我根本做不到。我打心里认为他身怀绝技。

还有一次，村里办白事，嘈嘈闹闹的，我居然瞧见毕阳光在喇叭班子里吹笙，那时刚刚学了成语“滥竽充数”，以为他在践行这一成语。过了会儿，他拿起海笛吹起了童叟皆知的“唢呐凡字调”，吹出的曲调像滚烫的山芋，很浓郁的乡土味在空中飘荡……旁边有人议论：阳光真能，啥都会，怪来劲。毕阳光也会吹《百鸟朝凤》《怀乡曲》《小桃红》等，估摸都是他自学的，要知道吹唢呐可是俺村那良民家的独门秘籍，概不外传。阳光领悟能力那么好，让我颇感意外。

我和毕阳光仅有一次的交道，那时我刚入读固镇师范，周末回家，在路上碰到毕阳光。他拦住我掏出个虎皮信封，指着地址“江西铅山”，问那“铅”字怎么读。我不假思索读“迂”。我瞥见毕阳光嘴角露出笑意，他转身飞快地走了，大步流星，丢下了一句：“你以后参加工作了，桌子放本《新华字典》，对你弄好有帮助。”多年之后，我才知晓“铅山”不读“铅”，而读“盐”，让我觉得很难为情。我可不是初中应届考上的中师啊，愧疚呢。这些年，我换了几个单位，办公桌总少不了了一本字典，没事就翻翻，受益匪浅，认识了不少冷僻字。这真得感谢毕阳光的提醒。

毕阳光当的是工程兵，会修理汽车、拖拉机。生产队的柴油机遇到了故障，他一出手三下五除二，OK了。包产到户后，毕阳光在街上租了一间门面，做起了维修汽车的生意，乡亲们去修补轮胎，焊个铁锅，车胎打气，或找个螺丝什么的，分文不要，所以毕家的汽车维修店赚的钱并不多，加之，一家老小，人情来往、油盐火耗，阳光爱吃猪肉、啤酒，净赚的那点钱又送给卤菜摊子了，紧赚不够慢花的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村民家家户户都盖了瓦房，毕阳光一家还猫在黑乎乎茅草屋里。有次，我骑自行车，轮胎瘪了，去阳光店里补胎充气，阳光认出了我，说：“你爷，我认识，免费，走吧。”就这样忙活了半



东坡是个“轻睡派”

张旭东

令人惊讶：这样的夜晚，是出去玩好，还是在家睡觉好？这可怎么回答！他肯定认为痴睡是时光浪费。

另外一篇说得明白。有两个穷措大相互言志，一个说我平生就欠睡，欠吃，他日假如得志，当了睡，睡吃了。另一个说：“我则异于是。当吃了又吃，何暇复睡耶？”东坡特别赞成第二个措大的理想，说：“吾来庐山，闻马道士善睡，于睡中得妙妙。然吾观之，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。”（《措大吃饭》）东坡不以“马道士善睡，于睡中得妙”为然，旗帜鲜明地认为睡觉无哲理可言，大肆宣扬“吃”里面才蕴含了生命的哲学。

还有一篇同样有名，从侧面轻视睡觉，就是那篇选进初中课本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：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
有月，处处有松柏！东坡就说：你们这些人拥被而卧，是得闲吗？不是的！你们芸芸众生，忙这忙那，连睡觉也忙，何处得闲！这空旷的宇宙中，这积水空明中，只有我和张怀民两人，呆瓜笨蛋都忙着睡觉呢！

吕叔湘先生的名作《笔记文选读》里收了《偈耳夜书》那一篇，并作解道：“东坡居惠州三载，已买地筑室。绍圣四年，又受授琼州别驾，昌化军安置。遂寄家惠州，独与幼子过渡海。居儋州三年。元符三年始赦归，次年遂卒。”就是说，东坡在惠州已经安家，买了地，筑了屋，结果又被贬至儋州。只好把家安置在惠州，自己带小儿子苏过赴新贬之地。在儋耳居三年，《偈耳夜书》是第二年正月十五上元节的事。再过一年赦归，再过一年卒。可见这篇讨论夜游与早睡孰得孰失之作，作于晚年。

吕叔湘先生《笔记文选读》所录是根据《志林》学津讨原本，上文所引同。最近注意到现在通行的版本，有几处异文，最主要的，在“问先生何笑”前多一“过”字；“钓者”作“走海者”。则东坡放杖而笑后，问“先生何笑”的，是苏过。那么全家安置在惠州，就苏过跟着，几个老书生来约游，这么好的夜晚，苏过却没跟着，则“闭关解睡者再”的是谁，已经呼之欲出了。

《东坡志林》第一篇为《记过合

天，一个毛儿未拿，我表现出很不好意思，阳光说：“人情比钱重要，别在意这些。”不过下次车子遇到故障，就不去阳光的店铺了，不收钱，吃不住脚啊。

毕阳光的老婆身体孱弱，病怏怏的，生了四个儿子却生龙活虎。阳光没犯病时，对孩子也是谆谆教诲。阿爷说，毕阳光常常挂在嘴边教育他儿子的话就是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效果不佳。

他大儿子毕电台初中毕业学了武木，电视里唱“昏睡百年，国人渐已醒”的好时代，他常常在西边的场地用九节鞭，还教我练过八卦掌，而立之年去了五河县夏集乡李家做了上门女婿，妻子桂红端庄贤惠，小日子够过的。电台爱交朋友，为人讲义气，几个人一时脑热偷了台“小四轮”埋在别人家的地窖里。案子结了，罪都算到他的身上，蹲牢，生病，死在监狱，让阳光甚是痛心。

二儿子毕电视到三十好几岁没有说到人，后来也匆匆地倒插门了，在濠城街摆摊卖卤菜，日子过得安泰，无忧无虑，固话叫“真得劲”，偶尔有人提起他是阳光的二儿子，说他精，有商业头脑，在县城买了好几套房子。

三儿子毕电影也是误入歧途偷人被判了十几年，都严打了，还敢做这些，荒唐！出狱后，开了家弹棉花店，像弹吉他的似的，登登咣咣，很悦耳。

四儿子毕电话，在做电焊、补胎的生意，日子过得踏实，业余写点“豆腐块”投往市报的“淮花”副刊，我读过他的处女作《玉米》，写得有情，遗憾的是俺村只种玉米不种高粱，他缺少生活素材，错过了“红高粱”。他的一篇《农民的手》还得过一个什么征文的奖。全村人都夸电话有“两把刷子”。我每天路过电话的店铺，他都冲我笑笑。

毕电话老实、低调，默默无闻地过活，有次他说不是家里出了那么多事情，自己至少考个中师，现在也在中心学校教书了，可是人无法选择自己的道路，只能如此了。人的一生会错过很多的美好，也许这就是人生吧。

村子里的人“走”了那么多，却也不见少，人来人往，生生死死，世事无常，世事如常。想见到的人，却永远见不到。毕阳光，和我们没有一点儿亲缘关系，不是我想见到的人，他却是我童年最熟悉的人，每天疾步如飞，走着走着，猛回头，絮叨说了几句，又继续往前走——大概，他还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不过，眼前的村子里再也见不到如此聪明，又有个性的人了，路上也碰不到闲人了，大家都在忙生活，很多人常年在外打工，压根儿见不到人影儿。做个假设，毕阳光如果晚出生二十年，考个本科没问题的，也许能在某方面作出杰出的成绩，只是这假设，毫无意义了。

浦》，记从海康（即雷州）至合浦（在广西）：“是日六月晦，无月，碓宿大海中。天水相接，星河满天，起坐四顾太息：‘吾何数乘此险也！已济徐闻，复厄于此乎？’稚子过在旁解睡，呼不应。”可见苏过之善睡，是记录在案，有据可查的。

那么“钓者”与“走海者”这处异文，哪一个更好些呢？此处用韩愈《赠侯喜》诗为典：韩愈的朋友侯喜约他去钓鱼，他们到叫温水的一条河去钓，结果这河“深如车辙阔如轴”，根本不钓不上啥鱼，从哺时坐到黄昏，腰酸背痛，徒劳无功。韩愈开始发感叹，“我今行事尽如此，此事正好为吾规。半世遑遑就举选，一名始得红颜衰。人间事势岂不见，徒自辛苦终何为。便当提携妻子，南入箕颍无还时”——我这一辈子所做，就像在这鬼地方钓鱼，辛辛苦苦进行科举考试，所得不多，年华流逝，容颜老去，还不如早早地隐居，去追求人生真谛；然后告诫侯喜，你还年轻，很有锐气，“君欲钓鱼须远去，大鱼岂肯居沮洳”，别在小河沟里浪费时间，看得高走得远才有所得。

东坡半夜不睡，对韩愈的议论横刀插入，说不见得，有人跑到海边，也钓不到大鱼。不要指责现状、咀嚼苦痛，应该随遇而安，你看我远贬至此，和老书生数人消磨一夜，还不是十分快活！韩愈诗强调不满现状要登高望远走高飞，苏轼飞不动了，强调随遇而安与之消磨。

冷静看，“轻睡”“重睡”，看似主观选择，其实不然，是由各人的体质、基因等因素冥冥中所决定。大抵轻睡者精力充沛，斗志昂扬，认为人生不满百，何不乘此险，正如东坡。既能指出向上一路，又能随遇而安、心平气和、寻找欢乐，要是换了今天的医疗状况，不爱睡觉的东坡，估计准能活到九十几。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公众号